



赤徳義人録

又 5  
2390



又伊5  
卷 2.390

又...  
...  
...  
...

...

...



時秋積雨新霽戶外屨聲鏗然出而迎之  
則奧子復谷勉善及石慎微瀨也於是出  
義人祿相與讀之讀罷繼之以泣慨忠善  
之不祚恨天道之無知嗚嗚義之悅人心  
嘆孟氏之不我欺慎微瀨曰赤穗諸士其  
朝廷致之於法而室子乃張皇其事顯揚  
其行並以義人稱之其志則善矣得非立  
私議非公法乎勉善曰不然昔孤竹二子  
不聽武王之伐紂而身以距兵於馬前今

生駒藏書



赤穗諸士不聽

朝廷之赦義英而衆報仇於都下二子則  
求仁得仁諸士則舍生取義雖事之大小  
不同然其所以重君臣之義則一也是故  
師尚父不諱以義人稱二子於當時而其  
於武王之聖也固無損焉室子不諱以義  
人稱諸士於今日而其於國家之盛也  
亦何妨乎夫義二子者不以爲非武王義  
諸士者獨以爲非

朝廷耶子復曰雖然尚父一言于軍而能  
使二子免左右之兵室子空談干家而不  
能使諸士免法吏之議命也夫三子者皆  
長吁而退遂收其語于簡端以告後之讀  
是錄者

日東元祿癸未十月庚辰鳩巢室直清手  
書於靜儉齋

書命精劍術... 其東兵將突未平... 身改而... 外二... 韓...

赤穗義人錄

鳩巢室直清著

元祿十四年歲次辛巳三月十一日

使柳原大納言資麿高野中納言保春來

聘東都上皇使清閑寺中納言熙定與

天使俱至同就城東之館世稱傳先是

將軍命丹頭淺野長矩國城在播左京

亮伊達宗春國城在伊分領館待事長矩

繫天使宗春國城在伊分領館待事長矩所領繫天使皇使上野介吉良義英近江守

大友某等皆以高家與焉凡名家子孫失國廢久而華曹  
赫奕者朝廷尊其官爵長矩自以無齒  
待以不次謂之高家不習舊儀乃因閣老固辭不聽閣老曰野  
州老成練達故事君宜與之謀然後施行  
亦無難也何以辭為義英以官齒之高居  
諸高家之上每京官至未嘗不趨陪其間  
焉以此自矜其能驕人而前時共事者利  
其指授則多行賄賂以誘之長矩為人強  
梗不與屈下以為已與義英同執公豈不

可私為阿諛未嘗請謁問遺以取其歡以  
故甚不相善他日長矩謂義英曰朝廷  
不以僕不肖使典賓禮願君有以教僕義  
英曰雖僕亦不知禮也且行豈之間難仰  
他人君宜有以自處焉長矩又以閣老之  
意語之義英曰雖然君事非僕所與也長  
矩心深怨之十二日將將軍御前殿世稱  
間引見京使受詔十三日為京使設宴有  
散樂世謂自己至甲樂闋使臣乃出十四

日有命御白書院別殿親答詔旨遣

京使先期諸閣老及起居臣僚此云御側衆

舊勲諸候此云御譜大名皆朝服趨之如元日

儀長矩等集廊廡下為議事問義英曰

天使至吾輩惡乎迎諸迎諸階下為宜否

義英曰此等淺近豈君尚不知而今迫期

急議無乃為眾笑耶會元妃藤原氏遣

內使謝恩天朝嚮有元妃詔先使柁川與

三兵衛至候將軍行禮畢還報與三兵

衛謂長矩曰幕下行禮畢告僕長矩曰

諾義英在傍謂與三兵衛曰君所議何事

僕當與聞焉不然恐失使宜長矩知其狀

已色動乃默起義英言於列曰鄙野之子

屢曠於禮不亦辱司賓之選乎長矩聞之

不勝積怒乃反呼義英一聲以刀擊冠中

頭血流義英眩惑無意與敵以手擁面俯

長矩再擊之中脊與三兵衛從長矩後抱

止之大友某品川某扶義英起事聞將

軍大怒命囚長矩置右京大夫田村建顯  
邸建顯國城在陸奧一關主者綱輿送致送囚例以  
以能登守戶田忠真後國城在下總高田代  
長矩於是朝儀以白書院亦別血汚不可以  
待京使命東張黑書院殿名令趨陳設讀  
日促下頃之將軍出御黑書院行禮畢  
趨出同頃之將軍召閣老相摸守  
遣京使西還是日將軍召閣老相摸守  
土屋政直國城在常陸土浦諸閭老月輪  
命以今日禮接主事謂之月番政直值焉天使在人臣最當惕厲

戒懼以禁紛爭而長矩率意鬪狠喋血殿  
陸以私怨滅公法其賜死政直遣大監察  
此云大下總守莊田某詣田村氏邸令長  
矩受辭自殺點屬吏一人相之少監察二  
人多門傳八郎大監視有相自賜死法有監  
以刀斷腹左衛門大監視有相自賜死法有監  
示監以明殊死者謂之後介錯以頸長矩遂自  
殺以死弟大學頭長廣使人來收尸以歸  
葬于芝泉岳寺或曰遠江守加藤泰實與  
共事泰實謂長矩曰相善及長矩與義赴日  
光司山陵事其長人驕傲好忤害人僕欲與

之死不數矣顧公事之日重以私怨故毀之無不  
忠是為固國不家忍之長亦難預忠吉敢不  
願君然友野人小可勉善者聞之安藝侯家果  
如其言下野守戶谷澤政庸與長安矩侯及其人  
曰前年野守與義澤政庸與長安矩侯及其人  
父上英無如禮政定長矩曰尊大事人自光語及  
言能英無如禮政定長矩曰尊大事人自光語及  
故原長州忍如坐聞之長矩曰尊大事人自光語及  
侯郎以在此則事善聞之長矩曰尊大事人自光語及  
太夫者以此勉善聞之長矩曰尊大事人自光語及  
也則當以勉善聞之長矩曰尊大事人自光語及  
是日有命收長矩本邸宅是在或人人之有適也當以  
田氏定國城長女美濃大田垣初長洲矩父前戶  
守氏藤忠包種之長女美濃大田垣初長洲矩父前戶  
矩守氏藤忠包種之長女美濃大田垣初長洲矩父前戶

安藝守淺野綱長為赤穗在安藝廣島遣將  
卒二百人趨出邸亦人眾及掃除門巷屋  
舍至夜以邸授氏定乃去十五日諸侯朝  
賀如例問老令大監察見諸侯諭以長矩  
賜死亥是日幽長矩弟大學頭長廣干私  
室長無子每歸藩請居長矩本莊宅長  
是坐長矩事幽開凡諸侯未立嗣者每歸  
藩權以親族中一人定為嗣至有子乃止  
遂命諸問老議收赤穗城邑令大垣侯下  
教赤穗諭告城中軍士待受城使至丹城



邑於官凡郡國留守臣各以本藩旨守  
城邑必請藩主旨然後內之今赤德侯既  
死故大垣侯代本主授旨  
安藝侯與大垣侯復遣家臣各數輩詣城  
下監視及隣國諸侯各警士卒至境上備  
變十九日有命悉收長矩都下別宅獨以  
本莊宅與大學頭<sup>居</sup>二十六日吉良義英病  
免職如漢太常禮儀事將軍以義英無罪命  
治傷俟愈起視事如故然衆皆以義英前  
倨而後怯也譏笑之不已其彈正大弼上

杉綱憲國城在陸為義英謝病請免聽之  
初播磨守上杉綱勝有妹嫁義英生綱憲  
綱憲立是為彈正大夫彌生二子長曰復養  
太輔次曰義二八日受城使淡路守脇坂  
憲次嗣義二八日受城使淡路守脇坂  
周為嗣義二八日受城使淡路守脇坂  
安照磨國城在播肥後守木下利庸國城在  
守發東都赴赤穗少監察荒木十右衛門  
榊原采女副焉因命安照以家衆留守赤  
穗城龍野與赤穗接以石原新左衛門岡  
田莊太輔知郡事等自前旬有命治裝至

是各率士先是赤穗報至國初告變起  
卒同行野三平次告賜死者原總右衛  
龍衛門瀨龍衛門皆日馳二百里凡五日  
而大石藏助良雄後及用事臣  
赤穗國老大石內藏助良雄後及用事臣  
大野九郎兵衛某與其餘群臣員三赤穗八  
人會議廷上良雄曰主辱臣死此誠吾輩  
死節之秋也然死固非難而處死實難諸  
君欲以何死哉座中壯士皆曰有枕是城  
以死耳亦何議良雄曰諸君言固然但人  
臣之義猶有可自効於國者當盡力焉耳

今主家既無力以復之獨有介弟大學君  
可以奉先君之祀某等宜以死請朝廷  
為先君立後焉而朝廷不聽則乘城決  
戰以死而從先君於地下固其所也九郎  
兵衛等皆首鼠兩端議未決而罷或曰中  
士二人言曰某以羈旅臣來仕於國日淺  
有不可與諸君同難者請從此辭乃去良  
雄使人要於後二日良雄復會眾述前議  
九郎兵衛曰不可夫據城以請是要上  
也其為先君立後也可冀乎吾輩雖死何

益之有適足負悖逆之名以果先君耳良  
雄曰不然士所守者義也士而無義必辱  
今臨大節不以大義自白而顧以畏死苟  
免唯唯奉上為務不亦無耻之甚乎吾所  
最恨者使天下人聞之以為赤總數世養  
士無一人知大體者亦辱先君之名也今  
縱無尺寸以補於國而又辱先君之名為  
何如哉眾皆曰大石君議是也九郎兵衛  
不得已亦從之良雄於是撰多川九左衛

門月岡治右衛門使東都口授意指而遣  
之因與眾約以後二日復會城上曰當閉  
城固守以俟官使至乃歸死耳及期眾赴會  
者五十五人奧野將監吉田忠左衛門伊右衛門  
藤源四郎小源五郎河村傳兵衛近藤源四郎  
門原總右衛門山岡野金右衛門藤子右衛門  
長澤六郎龍衛門同野川十郎右衛門間十郎  
久太輔田川權右衛門渡部角兵衛門幸田瀨  
與總右衛門里村伴右衛門多藝太衛門幸田  
衛門潮野寺十内子松勘六矢野山平上安左  
藤左衛門門又丞近松勘六矢野山平上安左  
平左衛門門上喜兵助中村清左衛門橋本  
灰方藤兵衛高田儀左衛門仁平鄉右衛門

門管谷半丞授戶新介千馬三郎兵衛河  
田八兵衛神崎與五郎大高原五武林唯  
七岡寫八織右衛門具賀彌左衛門勝田八太  
輔久門陰山右總兵衛倉橋八太輔猪子源新  
兵衛矢頭長助子右衛門橋八太輔猪子源新  
左衛門并大石主稅瀨其餘不至良雄曰官  
使至且有日而衆離叛如此夫以赤穗一  
城招天下兵雖舉全國之衆猶恐不能支  
一月况此蕞爾之衆尚不足以守一面而  
欲以此戰焉則吾見其兵朝交而城夕拔  
徒以弄為天下笑不如因官使以此意自

陳然後相與自殺城上以明志為愈於諸  
君何如衆曰甚善良雄曰請與諸君盟可  
乎皆曰可也乃出盟書以示之衆各署姓  
名押字點血近世盟書連署同盟姓名及  
良雄於衆中讀已乃曰吾於今見諸君報  
主之志矣當與諸君決計在今日耳但有  
一事於此願與諸君謀而決之何如衆曰  
願聞之良雄曰先君恕義英無禮戮之於  
朝不克而獨罹於禍是義英吾君之讎也

今義英在矣吾與諸君義不與共戴天竊  
爲諸君計莫若相與戮力共謀以討義英  
而殺之均之死也徒死於此孰與報仇以  
死不幸豈不就猶足以伸大義於天下衆  
踊躍曰僕等慮不及此願以身殉之獨老  
年人謂良雄曰此計固善顧此事不易非  
可計日得也人命朝不慮夕恐豈未集而  
吾輩先死則他日無以自白耳竊謂不知  
從前議爲得良雄曰雖僕亦多病不無此

慮然吾與諸君同體一心不幸先事而死  
後死者得以成之猶在我也事固不可逆  
知然料周旋之間不過三年吾豈成矣縱  
此衆三分之損其二焉猶足以濟豈况未  
必然乎且諸君忠誠不欺天之所佑吾固  
知諸君之志果有成也小不忍亂大謀若  
夫挈餅假器之譏諸君毋以爲意四月四  
日夜多川月岡至東都初兩人發赤穗良  
雄使兩人直詣受城使自陳至則受城使

既西於是兩人與本藩臣安井彦右衛門  
藤井又左衛門謀屬大垣請命於朝野  
本姓安井氏彦右衛門公族也二人  
并赤穗巨室自去歲從赤穗侯在邸翌日  
俱言曰赤穗老臣大石良雄等使臣二人  
敢布腹心寡君得罪於朝賜死臣等敢  
不奉承然兩下相殺國有常刑兩下相  
不死遇推刃之朝廷不曲直必兩殺之以  
今吉良君有祿位於朝如故而大刑獨加寡君  
之身此臣等所以日夜泣血寧死不悔臣

等一二老臣固知崇朝廷一統之政而  
偏遠之臣頑愚之衆惟知盡忠所支而已  
雖諭以逆順之分不可回群議不可奪僉  
曰冰敢讐朝廷也但欲即城自殺以明  
人臣之分爾若朝廷更有處置使亡虜  
之臣去國而有辭於天下則臣等以衆而  
退惟命之聽敢以死聞大垣侯謂兩人曰  
此事大不可若達於朝自大學頭以下  
重得罪是群臣欲忠而不忠於國也因與

良雄書曰使者兩輩來聞城中軍士之議  
赤由邊鄙暴悍之習不達 朝廷之法  
匠頭平生恭謹敬於事 上卿等所知也  
今為卿等計莫若束手釋兵以城邑上入  
於 官明本藩如終無貳心於 朝廷亦  
舟匠頭之志也雖群臣所以忠亡主之道  
亦何以加之官使臨邑卿等宜嚴警軍士  
俟指麾進退無得自縱急令城中軍士知  
悉此書本以華言如此出書示兩人曰卿

等能使良雄等從寡人之言否兩人曰諾  
安井藤井亦附書以大垣侯所戒為言即  
日兩人馳還赤穗之請命於義朝也然義朝將以立朝大君當先除義與仇  
并立之理乃朝廷若大學君當先除義與仇  
官爵逐之者乃朝廷若大學君當先除義與仇  
雄與處置之者乃朝廷若大學君當先除義與仇  
大號一出不可見矣然此朝也廷考之言然高忠謂  
可逐赤穗一義國不可交立雄然此朝也廷考之言然高忠謂  
者以赤穗一義國不可交立雄然此朝也廷考之言然高忠謂  
赤穗二使子當直詣人皆決死臣  
重固未失也彼二子當直詣人皆決死臣  
於朝而曰赤穗軍士三百人皆決死臣

唯有大節者能之豈只辨色莊之  
為哉自二子者國之豈只衆動搖  
散情見力屈大用事去矣際亦由  
致此也鳴呼二人之於赤穗重哉  
翌日大垣侯又使二臣於赤穗重  
諭自是諸不附良雄者日夜潰散  
即兵衛亦乘夜而逃神崎則休筆  
有餘產自始先聞國難專謀兵衛  
四去月十日為衆分追棄其孫女  
而郡右衛門內漂泊海上遂棄日  
邑民惡父不所畜器財託赤穗  
何如也良雄聞之畜器財託赤穗  
縱人發至翌年八月九日就封兵  
衛與近藤源

於天命則不眾寡君以請先法又  
明不刑賞夫既不寡君以請先法  
政死不固亦不善賞夫既不寡君  
二等者孰得不善賞夫既不寡君  
子正色直得朝議以失道其國之  
聽再煩言不朝議以失道其國之  
今無一子言不朝議以失道其國  
曾無一言不朝議以失道其國之  
子者為何事等志而輕此重鳴呼  
素無死以事等志而輕此重鳴呼  
所夾持是以富森神崎無雄材是  
矣當是時赤穗無雄材是也  
寺練達皆有富森神崎無雄材是  
高子之傳皆其富森神崎無雄材  
二子之傳皆其富森神崎無雄材  
良雄亦為眩虛何意用之也夫有  
不亦為眩虛何意用之也夫有



良等黨大兵衛左左門之宜身分乃弱載  
雄二也野衛植衛衛岡甚共獨與祖不藤  
封道之大村門門林矣存不采某能井  
府至十木與藤建木又亡念女有自又  
庫赤八弥五井部工日一辱君軍立左  
籍穗日一右彦嘉助伊且其以功為衛  
田一淡右衛四六王藤緩祖藤於安門  
里道道路衛門郎近蟲五急耶井國井為  
令出出守門早菽藤七右貪彦某彈大人  
吏城城安近川原政郎衛生右為正野可  
循西東照藤宗兵右右門忘衛第君所與  
行猪鷹肥源助助衛衛外義門一當欺為  
境池挿後八中田門門村如為今時吁善  
上山山守皆澤中多八源此國縱選小但  
脩先利安弥清川焉左可貴愛國子以  
橋期康井一兵九總衛醜戚其士哉柔

井東與風正良前其衛居衛手謂閑八  
藤都盟款久雄同面為京父足日箱渡  
井來其良以不盟九衆師子慄汝取部  
所追餘雄報去及昂指貨徇面不金嘉  
夾與十在仇者直自兵目殖市無出三兵  
持盟八去東二清東衛不及而人金百衛  
浚者人國行十按都滅與明後色杖兩來  
巡也自後在三前來赴而語良之還殺比穗  
顧其寺盟人同難去或雄或金之隣商  
望餘坂先益盟者不遇等曰邑九共家  
荀在信不片中十知諸死九人昂起問  
而臣以正高辛八所塗節昂以兵而人  
已多身種房已人終欲九兵九衛追不  
筆則為賤間礮死皆唾郎衛郎父及在  
記休安不光貝節從獨兵後兵子之急

除道及閭巷市鄣并禁喧擾至是迎拜官  
使於城上且勞之曰諸公跋涉遠塗到此  
良苦固進言於兩監察曰朝廷賜寡君  
死又使諸公來收城邑已永安藝大垣二  
侯奉旨指令某等敢不恐懼惟命之聽然  
主殺國滅某等義當死之況吉良君有祿  
位於朝如故而寡君獨以罪死某等寧  
有何面目以見諸公乎但以寡君之弟大  
學頭在故姑竊生以待朝廷之舉耳嚮

者以此屬大垣侯為請而未得命之間會  
諸公至某等從二侯令謹以城邑上不敢  
肆窮獸之怨以煩執事此某等所以尊  
朝廷之義也朝廷若惠赦寡君之眾辱  
收錄其子弟使之補黑衣之闕而得食祿  
於朝以襲寡君之後某等將沐覆載之  
仁荷再造之恩然後退而自殺於寡君之  
廟以終人臣之義乃已惟諸公憐而察之  
直清熟玩良雄告官使之言其請為主家  
立後者不過盡人臣之分而已而其以死

徇國之志固有不以此易者所謂確乎其  
不可拔者也然其言曰必不有恩裁下然後  
退而自殺則其不得命也亦不謂善辭令哉  
死亦已明矣若良雄者可謂善辭令哉  
兩監察未應良雄又言曰赤穗藩屏國  
家亦已久矣自寡君曾祖前采女正從大  
坂之役身服勤勞立勲當時台德殿下  
昨上而寵之使得比列國諸侯至祖前  
匠頭父後采女後皆受先朝恩遇衆所  
知也以及寡君之身日夜勉士臣傾心  
本朝惟恐無以勝方面之任今也不幸以

私怨故得眾而沒亦可哀也朝廷之德  
無窮願以此意致之於朝幸甚兩監察  
曰諾今日且以卿言上聞良雄并謝已以邑  
里名數簿上然後退謂衆曰吾固知官使  
之言不可恃以為信然所以不死於此者  
以我心事未伸也官使有以驗於他日矣  
是日兩監察歸城下舍使人召良雄至謂  
曰官使入邑觀吏治道所淨清入城群下  
奉禮益恭且所進圖籍甚詳悉皆可以為

奉上之法今已遣人具狀以聞 朝廷聞  
卿等急効臣順不煩一言必有恩裁下亦  
大學君之福也衆欲徙他邑者某等可以  
書先於其所往欲留不去者亦聽居二月  
荒木十右衛門自東都使人報良雄曰昔  
者卿嘗與我言於赤穗我業已告諸朝  
矣又聞淺野氏宗家有爲大學君乞哀於  
朝者意者 朝廷有以處之良雄遂去赤  
穗至京買宅城外山科邑居之自是坐運

籌策以爲謀主而同仇之徒往反東西相  
爲耳目久之人無能知者十五年春良雄  
遣前原宗房神崎則依詐爲商宗房販絹  
二人並迭往覘仇家虛實及其餘奉約留  
見後居東都者吉田兼亮後見代良雄領之逐人  
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餽舍出價傳驛往  
來皆量其用資之金各有數直清按赤穗  
雄等盜國儲金去當時聞者初良雄等棄  
惡之今給同仇士蓋此金也  
城而去人疑之以爲其屬意有不易量者

以故上杉氏分遣家眾守義英本莊宅日  
夜警嚴為備及其婢僕皆以采邑人為之  
義英世食采邑不縱商賈入門良雄聞之令  
二人開店義英宅側居糶若莫坐賣以使  
出入仇家微而察之戒二人無敢急遽為  
所覺又聞上杉氏使人偵已乃佯狂昏亂  
言行失次每遇人則曰吾病且死將及今  
樂餘生矣令買田宅大營居室曰吾將老  
矣謀者屢報上杉氏以為良雄病且為子

孫謀亦無足慮者凡如是者一年吉良氏  
稍弛備焉寺坂信行後有緩急中實通  
隣家又四壁內施柵以備氏宅三月十四  
使毛利小平太以計吉良氏宅三月十四  
間視之嚮赤穗侯初忌辰良雄赴赤穗詣  
日是日為赤穗侯初忌辰良雄赴赤穗詣  
花嶽寺祭享致敬為位而哭甚哀神崎則  
日赤穗男女爭先詣花嶽寺追薦拜神位  
悲泣赤穗子慕父母也清謂赤穗濱村民別  
他寺立赤穗牌位祭之直謂赤穗侯遺愛在  
民如能輔之有道遂使侯不社稷良雄自保  
有罪焉朝之怒忘其身以及社稷良雄自保與

七月十八日命安藝守淺野綱長以大學  
頭淺野長廣送藝州安置優命許以家人  
男女數十人身  
隨吉田兼亮使潮田高教近松行重並見  
赴京以長廣事報良雄良雄於是浩然有  
東行之志乃欲糾合同盟之人以趨之其  
在京師赤穗者先使貝賀友信大高忠雄  
並見往而謝之曰吾初與諸君有言今則  
已矣度今時之勢有甚難為者久瀆盟書  
為也他日幸遇機會則當相報更與諸君

謀耳因以前盟書還之以試衆心誠偽有  
十數輩相謂曰吁豎子誤我至此耶豈非  
命乎見二子責以大義辭色甚峻其餘無  
自立者唯唯而已初良雄請官為赤穗  
侯立後群臣雖安井藤井之黨亦以僥倖  
萬一之福與盟焉及荒木十右衛門報至  
私自依賴揚揚有自得色至是聞長廣安  
置之命下意氣沮喪慮以全生漸與良雄  
絕問以示異志至有遠跡自逃者  
神崎則  
休筆記

亡信二日以仇衛八十家橫野貞田三三左衛  
去行月亡十之門中兩所川伊四理左郎衛小  
矢筆二去一日毛田從蓄宗助郎平衛右門幡  
野記日小月迫利理京盡利妹毛次門衛井彌  
伊載盜山下皆小平師軸與尾利中大門口右  
助毛高田旬失平次亡屬友孫小村塚平忠衛  
爲利房與亡色太田去以人左平清藤野兵門  
侯小金片去警皆中中易書衛太左兵半衛木  
家平與岡田汗與貞村金載門小衛衛平生村  
坂太衣高中中良四清半平凡山門月佐瀨傳  
卒以服房以村雄郎左平野七田鈴岡佐十左  
妹十亡同十鈴俱小衛盜半十莊田次小左衛  
尾二去舍二田東山門其平人左十右左衛門  
孫月又亦月中者田鈴價良直衛八衛衛門杉  
左八寺以十田聞莊田金雄清門田門門土浦  
衛日坂十四皆復左十三以按矢中中子田順

衛左弥郎代松作松川三弥山田郎田左衛中  
門衛九右右貞右本田右助總八右中衛進載  
前門郎衛衛六衛新八衛渡兵太衛推門藤背  
野嶺小門門岡門五兵門部衛夫門右稻源盟  
新善山田近本扼左衛仁角榎谷子衛川四者  
藏左弥中藤次半衛久平兵戶務幾門十郎姓  
糟衛六序新郎左門下御衛新八右多郎佐者  
谷門鹽右五左衛田織右子介右衛藝右藤云  
五井谷衛大衛門中右衛佐山衛門太衛伊奧  
左口武門石門高六衛門野上門里郎門右野  
衛半右三孫子久郎門高右安灰村左糟衛將  
門藏衛輪四喜長左猪谷衛左方伴衛谷門監  
高木門喜郎八右衛子儀門衛藤右門勘小川  
田村山兵川郎衛門理左幸門兵衛長左山村  
郡孫羽衛村田門酒兵衛田上衛門澤衛源傳  
兵右理子太中近寄衛門與寫陰豐六門五兵

門為良雄家人良雄令此二人守平間村  
宅十此背盟者但中村鈴田以亡去以  
之凡此益自七月中後多於京師下數輩最  
後則休曰此輩為義不終知其罪而為者獨  
也此之頑愚不知嚮義者其罪信矣  
其同體一心者自七月以後相次先良雄  
發皆往與東都之眾合十月良雄發京與  
高教行重等輩東行先是富森正因來  
東都正因築宅于武州平間村居之村在  
都城西未幾以僻遠不使以家遷居郭至  
是兼亮聞良雄發京乃與正因等議更修

治平間村廢宅以為稅駕之所是月二十  
一日良雄至鎌倉兼亮等先適平間村相  
宅因迎良雄於鎌倉二十六日良雄至平  
間村十一月遂去平間村抵都下與子良  
金同居及其餘同仇士皆變姓名介處於  
市廛之間乃日夜往視吉良氏宅按道里  
遠近預定進退部署之處及其所以距上  
杉氏授兵者甚熟會義英病久不愈以本  
莊土地卑濕適上杉氏居宿久之不歸家



仇弟慶異赤安丘近淺年長長日自  
人長放心穗藝尼世野以備澄照式稱  
為廣知侯侯以國氏來後是無部自  
誰走朝之報家院俗國故赤穗三國養輔京請  
死邸歸方怨人名婦除因穗國次城京國照佐  
生以來出之日夫稱夫云死依長治之報初赤  
如變見夫日夫將人嫁友無貴號也穗起居  
何告妾是逆夫赤人穗見侯谷勉去泉年侯夫  
長夫日之夫赤人穗見侯谷勉去泉年侯夫  
廣人日之夫赤人穗見侯谷勉去泉年侯夫  
曰夫赤人穗見侯谷勉去泉年侯夫  
不人穗見侯谷勉去泉年侯夫  
知使果曰其有勉去泉年侯夫  
也人死幸君色行聞為今赤穗  
問逆不君色行聞為今赤穗  
老問還終有及之比按穗人

之常每苦心者有備養避先又  
間以夜哉之歎以必病君去遣議  
寂夜循良世也外實上年舟築  
無半行雄或豈外以杉上  
聞一街於以孔人避氏以杉  
焉更巷是無子未之益婢別  
十二以察反衆材謂窺者謀清風聞依上自  
月異吉良少譏事良如謂義雄等氏麻  
十三人上壯之而雄此義英侯預或布  
日出入兩分知好不其自為已慮曰邑在  
良而邸之四工而發防避外有義未  
雄使而邸之四工而發防避外有義未  
人月間次用成良嚴難託變英果

有命使長廣造兄郎禁衆人騷擾者不是以來夫  
存亡而曰何謂也為閣老收冗雜之何訖也卒  
絕長廣不見侍令左右收刀以進具訖曰汝  
我取小刀來侍女取人斷之及州君家斷人  
急斫我也夫而人就與夫斷人初及州君家  
未之也出夫而人就與夫斷人初及州君家  
閑不殊平日自就與夫斷人初及州君家  
傍人至家州君自就與夫斷人初及州君家  
出淺野家相傳以閑居為美室久云不勝  
總侯有資裝金屬良雄併之國儲金貸赤  
總民家令出息以償不獨助掖庭費用  
民亦賴其利以為使及赤總之難良雄以  
軍興法悉散國儲金分與同盟之衆使之

處置家累及支時月間往來供給至是具  
簿并餘金上之而世傳良雄造夫日之辭也  
然勉善聞之安藝侯人家云赤總舊臣唯  
大野九郎兵衛詣吏閑臣家賂遺不右願  
大石良雄令赤總予臣是猶新受夫出願  
賜也論人良雄與之接乃去良雄去赤總  
後未嘗造人與之但此月十日去赤總  
通問如甚詳今錄耳直清於初三日載良  
造謁事甚詳今錄耳直清於初三日載良  
十四日義英以近日招客燕集於家當治  
具乃遽反本莊宅義英嘗好茶屢為茶燕  
之會本莊有一游客亦同此好常出入義

英家有燕會必與焉近世士大夫多慕陸  
茶為高致陳器設食升降周旋大高忠雄  
皆有法呼其師為茶湯者流學茶燕之法  
聞之詐為京師商人從其人學茶燕之法  
欲因以通義英由是忠雄得聞義英歸家  
日乃報眾大石信清後亦間而知之若忠  
雄所聞者或曰橫川宗利欲間義英乃儼  
子好茶出入義英家宗利與之相昵久之  
義英令家人寄書浪子招以茶一會浪子  
在近念不相見欲以某報又設以家貧無中人  
不善書屬宗利請為書以報以規義英宅中  
事乃還直清按此必與忠雄所與遊者同

也於是良雄急警同仇士約以十四日夜  
丑時發是日詰旦良雄與同仇士十數輩  
俱詣泉岳寺謁赤穗侯墓相對悲泣不自  
勝既出使人請寺主僧曰某等欲各屏迹  
僻遠之地離散在近故約來貴寺共謁亡  
主之墓耳顧思一別之後再會無因戀戀  
不忍遽去請為我具薄膳得與接一日之  
歡因取白金三百兩貽之寺主僧延眾堂  
上設食眾食已謝眾僧曰吾就睡矣公等

不來有所須當請耳因閉戶密語久之申  
明約束備為區畫至日中辭去遂馳還市  
中舍淨除屋并謝遣奴僕云欲以明旦發  
赴今夜往就友人家為使皆以布襪裹衣  
物而肩之乃步西赴本莊掘部金丸嘗儻  
舍居兩國橋西矢藏之巷後見去本莊為  
近以故約眾來過與俱及至薄暮金丸就  
本莊茶肆主人晚食主人素與金丸相識  
問曰暮夜至此何故金丸曰汝不聞大學

君藝州安置吾輩無所依賴加之采價騰  
貴儲資不給今與舊同僚謀欲且歸赤穗  
之邑為農約以明旦俱發但日出凍消行  
路泥濘不若夜途為使汝趨具六十人食  
趨讀當與眾來食從此發予之黃金三兩  
日促乃去有頃眾皆至金丸舍金丸為設杯酒  
與飲比及夜半金丸遂與眾俱造茶肆主  
人就食金丸謂主人曰汝今何業豈止於  
賣酒食耶主人曰近日酒食不售有人勸

與俳諧家謀賣句題字募課試錢時俗好  
為戲其師先唱一各入所續人續之有俳諧  
限及一期諸預和者列之以此分工批錢諸君  
會為一期所即批而列之入所以分工批錢諸君  
知獲幾何市人細利亦可笑眾中有一  
人名失姓曰句題如何主人曰何音那再其  
乃祖其人曰此好題也吾今為汝成之因  
高吟曰何乃其岩遠毛吾今為汝成之因  
桑音張意此由密直清以話其俗語勇敢之  
見話張意此由密直清以話其俗語勇敢之  
此射焉雖穿右可言也亦吟已眾相謂曰吾  
寓敢死赴敵之意也亦吟已眾相謂曰吾  
今行矣遂分為三處一適堀部武庸之舍

一適杉野治房之舍武庸後治房一適前原  
宗房之舍皆為同仇士在吉良氏宅側於  
是良雄等四十七人皆就字下解裝出衣  
物更服十四十七人皆就字下解裝出衣  
云直清於初稿本載之既而畢來會兩  
尋究之知其謬傳今刪去既而畢來會兩  
國橋上眾咸哀甲以韋交整在頭襲韋短  
杖短槍代棍如往救火者狀韋世帽救火必用  
組若縑紵為繼約衣以使刺擊為隱語相  
應答裂帛為二小幟書姓名其上縫其端

於左右之袂令幅白動搖同仇相辨以  
為驗眾各頸笏約先獲仇人者吹以相聞  
令卒擔鐵挺竹梯斧鉞之屬以從或曰凡  
皆備夫也直清良按備夫恐不易遂進至吉  
良氏第三回圍之合壁不與鄰家因部其眾  
為三隊各皆聯四人為一或曰每聯三人  
一人當敵令左右相救無為敵所獲令眾  
曰毋殺婦人走者毋追待初笏俱發竟事  
出以鑼聲相聚毋相後令已先捕其後門

隅街亭守者守者自吉戒無敢揚聲使人  
以刃守之笏發眾呼曰火乃急梯屋推壁  
從三處入先入者拔門捷擒門者三人又  
使人守之門啟眾亂入且呼曰故舟匠頭  
淺野氏舊臣以報主仇來所請者上野君  
首耳欲禦者出不敵我者不敢害京師人  
治茶商歲賣茶抵東都下是夜止宿義英  
宅聞變作大駭脫身而走見廳事前有一  
人挾長刀當道蓋良雄也商者請無加害  
其人則字治之高也非敵公等居此間見有  
人從舟出就其人受指令相去遠莫聞食

頃又至大聲呼曰獲吉良君某人乃從容  
起顧呼商人遂得出謂來者曰此茶商也卿輔  
之出商人自遂得脫去義英家人格鬪者皆  
聞之商人自遂得脫去義英家人格鬪者皆  
伏刃下其餘多藏匿不出衆直進入義英  
寢室求義英不見衆以手試牀蓐微煖曰  
人去不久急令搜索宅中不得見厨傍有  
室彷彿聞有人聲外施金鎖若人未嘗入  
者衆曰此有謀也以斧破之果有三人匿  
其中衆喜曰賊在此乃趨之相戒曰試以  
鐔擊地有陷窅不可知衆輒入其一人逆

衆奮戰以死其一人走其一人縮首伏匿  
於什器之間衆引出之罵曰鄙夫汝知上  
野君所乎知則告我我赦汝不然我殺之  
不應又問又不應問光興後怒以槍突倒  
如六十許人著縞在中國制無爵者皆曰  
豈此上野君耶夫疵在手視之裸而視之  
果在武林隆重觀乎刃之以其首出召所  
擒三人遞視之皆曰我君也笳又發衆皆  
拊躍相賀或以短弓射衆又以器投之衆

逼問義英所在不應光興怒以槍乃斬幟  
突倒義英按劍陞重舍燭手及之  
帛裹義英首而懸之槍干又索子義周不  
得將出眾呼曰左兵衛君盍出人取乃父  
頭去盍出遂不見於是良雄令鑼者擊鑼  
擊鑼眾聚為一處不損一人傷者數輩而  
已良雄與眾遂去入無寺在西吉良氏第寺  
僧閉門不丹眾班荆休于道上久之良雄  
謂眾嚮去吉良氏第忘視火恐致火災貽  
禍鄰里使人往視竈爐中以水沃之或曰此事

良金發之眾服黎明發本莊西赴芝泉岳  
其幾警不可及黎明發本莊西赴芝泉岳  
寺泉岳寺距令卒二人各以槍前行紙槍皆  
鞘次帛裹義英首以二槍合鋒結帛其間  
卒二人昇之或曰良雄與眾謀函義英首  
寺其自隨者一童行首也此先衆至泉岳  
眾疑其為義周乃斬其首取之不知是  
但寺坂信行當時在眾中而其筆行之記  
不載焉則疑傳聞之誤也今從信行記  
次良雄一人步行次眾群行其重傷及老  
羸者皆乘籃輿以從今按同盟士有高年  
亦以轎至而也不然大高忠雄當森正因  
良雄預為著備之亦可知



等數輩後過本莊酒肆酒肆主人晨起啟  
戶出見數輩持共衣服塗血警畏欲闔戶  
有一人若病創者呼主人曰吾渴矣汝為  
我執酒來主人曰市中法禁行人露坐店  
上飲酒其人罵曰汝愚人哉吾今犯天下  
之法猶不恐况市中法乎以一小囊投曰  
此酒價也與數輩直入舉壘來以槍尾穿  
徹蓋各傾五六椀飲訖前病創人請筆硯  
書俳歌一首云云末署姓名大高源五皆

追衆馳去主人後披小囊視之有黃金二  
兩封皮上題云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四  
日淺野氏家臣大高源五鬪死此金有掩  
我屍者幸取充酒價良雄道使吉田兼亮  
富森正因適大監察伯耆守仙石久尚第  
請罪大監察官不止仙石氏仙石氏是日  
以月望造第稍與泉岳寺相近故使告是日  
皆警具有停騎問故者良雄曰某等復仇  
人也行至仙臺伊達氏邸下守街者恠而

止之請告知邸吏良雄令衆止頃之有一  
士人出揖良雄問故良雄以實告其人曰  
街亭有官法察異色人故守者姑止公等  
耳公等往良雄等乃謝去至會津保科氏  
邸下守街者又止之良雄告之故且道前  
過伴達氏街亭守街者乃聽之去兼亮正  
因杖撻造仙石氏門請曰某等今有一急  
事來願見伯耆公面陳之久尚使人進之  
二人先以所佩雙刀授將命者然後入就

席坐久尚出見二人二人稱故內匠頭淺  
野長矩舊臣大石良雄等四十七人謹言  
某等以吉良上野君爲寡君之讐昨夜攻  
入其它殺之今仇已報矣某等分當自殺  
然騷擾都下肆戮朝貴其得罪朝廷亦  
已大矣某等願伏斧鉞之誅以明國家  
之法又使某等不信朝廷之心暴白於  
天下故衆議皆就芝泉岳寺寡君墳墓之  
地以俟官裁歸死耳因懷中出四十七

人名簿進之久高曰衆止此耶二人曰諸  
士外有卒隸奴僕願從者皆不許其共事  
者止此久尚曰吾今當趨二朝以卿等言  
上聞乃出二人因請曰某二人幸得請命  
左右願使一人赴泉岳寺報衆久尚不聽  
曰尚有可問者今急朝不暇及卿等待吾  
朝反令家人爲設食二人謂使令人曰嚮  
者所携二槍在門外請使人收之久尚請  
朝以二人言聞會左兵衛依義周遣家臣

平鷄谷詣問老丹後守稻葉正通以前夜事  
上聞將軍命女監察阿部式部杉田五  
左衛門住至義英第檢覈義英尸及家人  
死傷義英尸傷左右手足五創或曰義周  
傷義英尸如義周傷額二創自傷也自言  
戰死者也義周傷額二創自傷也自言  
以長刀拒戰久已而傷額血流入口昏眩  
以故不能追賊家臣死者十六人小帝馬  
井理右衛門大須賀治部右衛門清水一  
學須藤與一右衛門鈴元右衛門清一  
原長太郎榊原平右衛門鈴木正竹牧野  
春齋森半左衛門左右田孫八郎率一人

傷者二十一人皆云一傷輒廢不能戰其  
餘無驗者皆云聞難匿舍中不敢出此徒曰  
他日有官命又問驗鄰家其比隣者東  
棄市不知陪然否身侯國令牧守之西曰  
帝越前州其陪東隣隔街者曰牧野一學  
土屋主稅西土屋主稅云初聞如火災已  
而皆市廛西土屋主稅云初聞如火災已  
而知義英家有兵親率家衆臨界見士二  
人自構故淺野內匠頭舊臣小野寺十內  
原總右衛門後並見今夜報主仇其徒四五  
十人相將而去昧爽不詳其狀直清謂主英

同為朝臣而居亦隣接有患難相救之義  
今見其難不救縱淺野家殺義英去此  
在為士者知其意不可苟已名以妨人  
耶竊量主稅之厚矣在朝延舍之不問亦寬  
義其用意近厚矣主稅此舉於義當與否  
政一端也但未知主稅此舉於義當與否  
耳牧野本多兩家知印吏皆云昨夜所聞  
似有異不詳事狀堂上有一小箱題曰故  
丹匠頭淺野長矩家臣遺書乃取之還遂  
具事并書以上其書曰赤穗陪臣大石良  
雄等再并白去年三年寡君奉命館待  
天使與共事人吉良上野君有隙遂以朝

會之際廷子及之豈以積怒不得不報耶  
朝議以寡君不知所避為大不敬賜死又  
命列侯持節來收其城邑陪臣某等請  
官使指揮謹以城邑尋復離散鄉里不敢  
聚居其士誠以畏朝威而急於奉命也  
寡君之報怨吉良氏也為在廷諸公拘而  
止之以故不果其志意其臨死之間遺憾  
無伸在委質食祿之臣實有不可忍者以  
陪臣之賤謀朝貴之臣橫恣之罪非不自

知然同仇士相議今不洒戴天之恥無以  
盡在三之義故今夜謁上野君敢請其首  
以繼寡君之志耳豈有他哉某等既死之  
後有來臨于此者辱賜觀覽亦足以知某  
等之志矣元祿十五年十二月日赤穗陪  
臣良雄等再并白此書亦以國語為之今  
代以華言下祭墓文故  
此書下在廷人皆傳觀之嗟歎不已或有  
泣下者閣老豐後守阿部正武揚言於衆  
曰以今世有篤義之士如此豈不足為

國家盛事哉是日將軍御殿受賀公侯  
咸朝閣老以下趨之久尚乃還又見二人  
問曰卿等既有報仇之志而去赤穗後曠  
日不為何也曰初大學埃罪閉居於家寡  
君之仇猶有未必遽報者大學既竄逐藝  
州自是決意致死期以必報而仇家強宗  
不易覬覦故淹久至此久尚問義英死狀  
二人具以實對問子義周曰搜索宅中不  
見問家人曰某等約入宅不敢縱殺但其

來抗者不得已而殺之然驚騷狼狽莫足  
與敵獨有一少年拒鬪甚力衆雖不得不  
殺亦愛其勇而惜之或曰此少年本東都  
英家為罷常侍左右此夜鬪死翌日父來  
收尸無首乃知淺野家衆取首去者此人  
也又問同仇士有死傷者無曰死者無有  
少傷者此方乘壁攻入時以昏不辨色故  
倉卒之間不免有觸刃相傷耳非為仇人  
所傷也於是久尚遣二人去戒之曰卿等  
往與衆會泉岳寺以待朝廷處置併以

告衆無致紛擾為要二人曰謹諾遂辭去  
良雄等行至泉岳寺衆皆持兵入門寺僧  
大恐良雄謂寺僧曰某等非逋逃之徒今  
所以來此欲一告祭故君墓而已敢有擾  
亂公等姑為我閉門無使外人來擾乃盥  
漱已求紙筆書告祭之辭懷之衆亦盥漱  
從之先使人取水來洗義英首盛以橐盤  
置之墓前橐盤此云三方世俗有敬本莊  
以來過一市星就梓易之又使人從寺僧借香爐案

設之橐盤外良雄進至墓前焚香自呼名  
并謁乃退衆亦如之或曰某等臨墓良雄謂  
有祿位為等獨先君者非某與諸人君所以亡國之臣某不君皆  
先君是先君者非某與諸人君所以亡國之臣某不君皆  
并謁為稱君是者非某與諸人君所以亡國之臣某不君皆  
光興先謁而後君是者非某與諸人君所以亡國之臣某不君皆  
墓前懷中出七首君是者非某與諸人君所以亡國之臣某不君皆  
外君是者非某與諸人君所以亡國之臣某不君皆  
日向衆皆圍墓跪坐良雄則出祭文讀之  
曰維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前所謁  
竊生之臣大石良雄等再并稽首謹告干

亡君故內匠公之靈衆皆拜伏又讀曰去  
年三月十四日我公與吉良上野君有事  
於朝臣等早賤固不與知竊以事情料  
之雖臣等亦知其有深怨積怒非得已也  
但不幸仇人未得而公賜死國除絕之以  
室家遷徙大學君被囚雖事出官裁職  
仇人之由臣等不忠不材不能折衝禦侮  
於前又不能排難解紛於後使我公身死  
世絕一朝而亡祖宗百年之業亦臣等之

今乃倍朝命謀仇人雖固知非公敬上  
之意然臣等既食君祿宜死君事苟視君  
仇人而不爲之報仰有以慙不共載天之  
言俯無以酬不同蹈地之義他日苟徒抱  
恥而死亦何面目以見我公於地下乎由  
是臣等相議誓以死報自始謀此事來棄  
妻子離親戚奔走東西不遑寧處衝冒雨  
雪侷日而食一以間視仇家不失機會爲  
務而衰老之臣若多病者恐不及事溘先



朝露則相勸急於致死者屢矣直清謂觀  
當時有銳志赴死果於欲速然又恐輕舉  
者微良雄則幾敗乃事矣辱是以曠日  
輒敗重為世笑以貽我公之辱是以前夜四  
持久而不敢發亦有待焉耳遂以前夜四  
更往攻吉良氏賴天之明君之靈果得仇  
人以首來獻自今以往某等有以復公而  
死無憾矣此七首昔公在時割所愛以賜  
良雄者今謹還上公在靈請以此耳心仇  
人以快當日之怒臣良雄等再拜誓首謹

告讀畢起取盤上首以七首擊之三乃獲  
焚香并退衆亦如之皆泣數行下良雄等  
還至中堂見寺主僧曰某等之夏畢矣前  
使人詣仙石伯耆君告以某等竢罪貴寺  
誠以大馬戀主之心不忘故君墳墓之地  
幸得就死於此亦臣等之願也願和尚無  
以亡虜之餘見拒令開門曰上杉氏必率  
衆來攻某等出迎彈正君謹以某等首授  
耳或曰是日中村清右衛門鈴田十八中  
田利平次日田中貞四郎同到泉岳寺因

寺僧言前夜馳赴日昨則公等已去悔之  
無及良雄令今言出見卿等四而事以去  
諭已聞之矣無勝力出為腰脫人慙去直清  
吾腰脫矣不勝事者為腰脫人慙去直清  
蓋俗雄以怯此愧四人也  
使寺坂信行日夜西馳赴藝州見信後以  
夜復仇事狀白大學君及過赤德故里報  
家人知之因各託家書以行世傳有一  
自稱夫聞人淺野氏使曰夫可人謝諸  
君報仇不聞之淺野氏使曰夫可人謝諸  
矣夫仇不聞之淺野氏使曰夫可人謝諸  
勤靜自由故憚就見諸臣顧等頃婦再  
此先君之靈也臣等何力願有敢首還報  
女使問吉良君首安在妾願視其首還報

良雄令導至幕下視之乃去直清於初稿  
本祿此其後小谷勉善為直清於初稿  
無道此者蓋好事者為之也今刪木文  
不錄獨以事其偉姑存此又使後人知  
當時有云如寺主僧引衆入坐獨良雄  
與衆異室為煮粥舖之見衆寒謂曰寺  
禁酒不入然諸君寒矣不得酒無以自強  
不可拘以常法乃買酒三斗縱衆飲  
酒勇氣十倍曰以此戰上杉氏兵何足敵  
哉酒闌各為俳歌視志良雄歌曰嗚呼  
阿樂哉耶思於毛比音霽音都波禮霽身音  
羅樂哉耶思於毛比音霽音都波禮霽身音

雄曰之告之吉主之與雅詞心今也風  
叱惡後良病良僧故主俗之錄流  
曰用無雄其氏受委僧也工痛中其  
豎是以此雄首或而其首曰拙切所餘  
子臭此雄首曰寘之於塵土無禮願和尚善謀之  
何腐為曰使上之佛前僧翼以日轎主僧白往還官遣  
慢者惟吾其杉僧氏取義英軀載首某寺之遣  
貴為和取僧移書英軀載首某寺之遣  
人哉尚首來書英軀載首某寺之遣  
之急投裁以泉岳尸就首往還官遣  
如與子祭墓寺就首往還官遣  
此之良墓寺就首往還官遣  
良金也請某寺之遣  
及在一之寺以葬之遣  
日傍祭以葬之遣

免音保音云蓋有禮於曰毫掌喜都密  
無此爾奉其項松山髮之加捨  
哉雪上英羽音乃音遠怨美加音音留  
比音音乃野氣悵麻耶悔無留加須  
雪加由君未中松麻山矣復雲都捨  
中奈音雪首衷遺霜刃大毛音浮  
梅直淺進也意日音具音高具喜音  
以清左音亡岡酒志左忠無字  
見謂阿君野肆毛力雄可音世  
無此第墓包中直知毛病以奈與乃  
殺歌音乃歌秀所清加創見志與  
之以知曰俊覩詠謂羅力不能良直夜世  
意仇第其自今此音能雄清通音  
亦首野乃音題載歌折起真謂月  
壯血乃音祖其干蓋折天其知此月尼  
士腥梅香歌此是音歌熊歌音

午時有人傳上杉氏衆至良金聞之曰此  
必浮言也上杉氏若欲擊我豈待日中乃  
至耶良雄曰固然但慮變者不當如此於  
是衆皆厲劔良金亦厲劔謂寺僧曰公等  
曾出戲場觀木偶人鬪乎至於生人之鬪  
則徒耳聞耳上杉氏如至其等力戰不在  
木偶人下公等視之亦一壯觀也上杉氏  
果不至直清聞之泉岳寺僧曰良雄以下  
問義英事則人臣之義無愧矣其不發一  
者多亦在人臣之義無愧矣其不發一

言無所回護耳直久尚復造干朝具以兼  
亮等言上聞是日有命分囚淺野家衆置  
四侯邸之越中守細川氏者十七人越中  
網利國城在之隱岐守久松氏者十人  
肥後熊本城在之  
守名定直國城之甲斐守毛利氏者十人  
在伊豫松山國城之  
甲斐守毛利氏者十人  
城在長門長綱元國之監物水野氏者十人  
監物長綱元國之監物水野氏者十人  
崎十人名忠寺坂信行不在岡閣老令女監  
察水野小左衛門鈴木源五右衛門率吏  
十人往就泉岳寺以淺野家衆授四家使

者兩監察與其屬吏謀曰上杉氏聞淺野  
家衆在泉岳寺必以衆來攻吾輩奉命爲  
使即當以朝旨過之過之不聽則當與  
淺野家衆共死死則易耳但念處置得宜  
無辱朝命庶得以免後人之譏因相與  
議處變之道會閣老諭止兩監察無往遺  
三吏石川彌市右衛門市野召淺野家衆  
詣仙石氏受命因令武人巡察道上街巷  
巷不許乘馬持兵闌入其間良雄等咸以

戊時至皆韋服執槍如前夜赴吉良氏者  
入門門者每一人問名內之衆免帽上堂  
世俗以禮皆推結薰香於髮其氣接人直  
謂衆方被召慮刑死傳首人乎故推結以  
香薰髮以防穢氣也殉死留皮人死留骨  
事亦吏迎收佩刀如法又一人以分配四  
家簿別衆就坐兩監察執紙筆對衆問其  
子弟親戚錄之頃之久尚出見良雄等宣  
命衆皆敬諾因復問前夜事狀良雄兼亮  
二人應對如流其餘不敢出一語唯謹水

野小左衛門同衆孰爲良金良金進曰某  
在此問年曰成童坐中人曰斯子言語不  
類主人豈其生長於邑耶良雄對曰今年  
如隨某來小左衛門曰其聲與年相若然  
甚長大殆如壯年人可謂奇男子坐中人  
從而嘆之小左衛門曰故內匠君得人之  
多亦足以爲朝家藩屏今乃如此可勝  
惜哉坐中人又皆然之於是兩監察令四  
家使者逐次受人衆如數良雄屬細川氏

使者先往乃招良金謂曰吾無復見汝日  
往時所與汝言者汝毋忘良金清謂所言蓋  
岐君者良金曰某雖不肖敢不敬承大人  
也見後良金曰某雖不肖敢不敬承大人  
幸無以爲念四家使者令所受衆更衣  
置囚他家者其家受既就輿輿皆不鎖送  
囚必齋新衣令更服細川氏獨啓輿兩扉  
囚輿或網或纜或曰細川氏獨啓輿兩扉  
令輿二人執其人或佩刀在輿左右從行此  
皆以義士優之使者將士卒監護至皆寘  
之別邸之舍供張甚盛其夜越中君就見  
良雄曰卿等能成大事乎又曰除卿等外

赤穗群臣如何良雄對曰凡食寡君之錄  
莫不與臣等同心然臣等相議今以衆勤  
恐重得罪 朝廷故特與久次近侍之臣  
共事耳問安井藤井曰此二人自寡君幼  
時躬自抱持以今日一旦聞寡君之死日  
夜哀戚以精神哀怯不勝事亦可哀問大  
野九郎兵衛曰亦如前二人但九郎兵衛  
自傷哀戚殆喪心人之人隱岐君亦就見  
衆勞之間良金曰卿有母若弟耶對曰臣

有母在京有弟二人皆幼隨母言訖流淚  
隱岐君不忍再出言乃起衆在四家庖人  
饋食必貳膳衆食飯與羹而已其餘不食  
早晚外爲之設他食亦辭不食後數日請  
曰臣等日賜盛饌非卑賤所宜敢辭不可  
又請曰臣等自喪寡君以來不御酒肉嚮  
以恩禮之隆不可急伸私情不敢告請令  
庖人日供蔬菜一品乃止四家重違其志  
聽之越中君待良雄等最厚寘火爐於坐

以禦寒不得出火炭盡以他爐更之日賜  
浴一次每浴給禪浴衣各一正月賜以生  
絹衣上下服令服之如平生儀生絹衣俗  
每達新正服以爲禮衣又令工厲良雄等佩  
刀并繕治吏裝刀咸尤物接伴人或告良  
雄良雄曰明侯哀憐某等至此不知所報  
然某等命在旦夕無以佩刀爲也君爲某  
等告公止之君以刀好見稱此或有之寡  
君好劍所畜皆試利鈍某等去赤穗有復

仇之志因分取之今所佩皆是其爲君所  
構亦有以也十六年二月四日有命賜淺  
野家衆四十六人死坂信行如中除寺越  
中君見良雄等曰寡人日夜庶幾與卿等  
共生全之歡今聞朝命大失望矣良雄  
等皆頓首再拜曰朝廷不以極刑大戮  
處亡虜臣而待以殺士之禮於臣等亦榮  
矣自去年蒙左右恩庇事事過厚實出非  
望非臣等結草所能報也因請侍臣幸得



錫爵一與左右辭焉臣等區區志願在此  
言未既越中君命執注子來乃先自酌曰  
我與卿等訣和俗死生二別皆合徧錫爵  
已十七人者皆并且退隱岐君亦與眾訣  
因謂良金曰卿母聞卿父子皆死當抱無  
窮之悲官法不許為傳書有可遺言者  
具告執事之臣寡人令趨達之趨讀良金  
曰臣父良雄戒臣縱有恩命萬一赦臣  
等不死我父子義當自殺以明徇國汝若

違焉吾死怨汝在泉岳寺及別於仙石氏  
亦以此為言今賜死於臣父子最稱所望  
雖獨念母不能忘情然出京之日自知無  
生理故與之永訣而去無復可遺言者今  
荷明侯哀憐之厚臣死不敢忘隱岐君聞  
良金言泣下左右為之竦動四家皆令服  
沐浴賜新衣服之以俟細川氏所及午時  
大監察伯耆守仙石久尚及女監察長田  
喜左衛門歷四侯郎以朝命屬四侯曰

故內匠頭長矩當錫宴 天使日又吉良  
義英於 朝其罪在法不赦 義英以無罪  
奉職如故 生殺皆出上旨而長矩家臣號  
主仇聚徒結黨擅殺朝臣大逆無道也賜  
自盡四侯宜命於衆皆誓首再拜曰臣等  
亂政犯法自分 朝廷處之極刑以懲天  
下後世而辱賜劔以自裁亦 朝廷之仁  
也良雄并命畢顧細川氏老臣在傍者曰  
朝命有聚徒結黨之語夫招誘非類講張

為毒臣等雖不肖自知無是行矣凡此四  
十六人者皆委質寡君志同報仇而舉事  
之間不雜外人今也雖得罪 朝廷不輕  
然人臣同死主難恐不可冒以朋黨之名  
如何乃微笑起就死四家為草舍於庭上  
設重席其中席上薦布被若氈為坐施帷  
於前卷之 朝廷別遣少監察各二人監  
視細川氏杉田五左衛門久求內記久松  
利氏荒木次郎左衛門齋藤治右衛門水野  
氏久留十左衛門赤井平右衛門外吏卒

各若自殺人出就座相者從之相者皆以  
細川氏十人出就座相者從之相者皆以  
主者下帷以布被若續累尸徹之已復卷  
帷次一人輒出自殺亦如前終衆乃止或  
外為木櫛各一人自殺即入於窆密閉之  
一某姓名第某姓其即上題致第衆皆遺  
言求葬泉岳寺長矩墓側四家皆如其言  
各遣使膊送甚厚既築墳立碑以識之都  
下人聞之往弔祭者日群成焉以數月不  
已皆流涕歔久之乃去

大石良雄號內藏助官和俗以多無字其有  
官者必有稱號或假行第  
此稱父祖號者唯繼嗣之其人為然餘子  
因此稱父祖號者唯繼嗣之其人為然餘子  
否秩千五百石赤穗國老父曰權內母  
池田氏備前州岡山國老池田出羽之  
吉也初良雄曾祖及號內藏助世世為  
赤穗國老祖父內藏助生權內權內生  
良雄權內早卒良雄以嫡孫兼祖嗣為  
國老因以祖父號自稱云或曰內藏助娶

池田氏生二子長權內次良雄權內早  
卒無子以故良雄嗣為國老今按此  
非也直清聞之要池田氏通家曰良雄者  
權內之安藝人良雄為人簡靜有威  
善所聞今從之  
言亦然國人所倚軍死時年四十五  
望甚為國人所倚軍死時年四十五  
吉田兼亮號忠左衛門秩二百五十石  
知郡事此謂兼亮強力有材最通軍國  
之務又以言語為國人所稱赤穗既滅  
良雄在京遣兼亮領義褒於東都一年  
為眾經理衣糧伺察仇家消息甚盡心

其間遂能一舉而伸志於天下賴兼亮  
之力為多其來東都列僕聞其名爭聘  
兼亮以志在徇國皆不歸眾入吉良氏  
第兼亮元辰等以年長將之兼亮先眾  
力鬪殪二人其臨終有和歌君音加君音喜君音密  
為免多思音祖思音比積音都白音羅志音雪  
遠音由喜音散知音波羅音須今音計朝音乃左音朝峯音乃  
密音念春音留波音風設音加死音時年音六十音三  
原元辰號總右衛門秩三百石步卒將

此謂足其臨終有和歌曰曾與加利念曾  
輕頭喜君母禿爾波使知志羅設無音天  
君音禿喜密君母禿爾波使知志羅設無音天  
人與此禿人急以死出乃此音歌天山音  
麻路音密知直清謂讀元辰之難此音歌天山音  
子以義而此存猶及赤穗元辰之難此音歌天山音  
歌云爾不然而何時已亡故元辰臨終之勸其死  
時年五十六號久太夫秩二百石大監察  
間瀨正明號久太夫秩二百石大監察  
小野寺秀和號十内秩百五十石京師

知郎此謂京師屋秀和在京好學禮見  
師儒聞赤穗之變棄家累赴之京師人  
聞赤穗衆報仇皆曰秀和心在其中果  
然其臨終在和歌曰今波以麻今早音波  
言乃古禿策波種音毛具左無加利計利  
何乃古禿策波種音毛具左無加利計利  
須無奈爾何為禿多天免為露音都結羅無  
元廷號喜兵衛秩百五十石親從隊  
間元廷號喜兵衛秩百五十石親從隊  
騎馬此廻謂其入吉良氏第箋題和歌繫之

槍干其歌曰都音密鳥音來音左音以言

音古問波音充武士音乃音婦有恥音波加音

音世留阿世音與知音耶志音留知音不音知耶音羅須音友音

音地伯密音之救音而此音義風音流音可音以音嬖音美音平音

死時年六十九音懔懔音則音嬖音美音平音

號十郎左衛門秩百五十石

比弓鏡屯將頭音並云物初赤德侯之計至

國衆方議保守城不下正久與片岡高

房相謂曰我二人者受先君恩特厚不

礪

成童始學今汝年及此吾願汝留意於  
汝父之言人道莫大於義莫重於君臣  
汝父受國恩至厚義當為先君死汝雖  
未仕於國親受君祿然其生長於家有  
衣食之裕有僕隸之從自亨奉養之安  
優游歲月之間汝之私國恩亦已大矣  
汝獨不念以此時捐生而有以報先君  
於地下吾勸汝死父子之情非不自傷  
傷顧人誰不死苟以不義生遺臭千載

孰若以義死流芳百世此吾所以愛汝  
之淑也汝若不聽吾言當從汝母歸豐  
岡後以相從於此無為也良金曰大人  
何出此言雖某亦知大義之分寧忍忘  
主棄親自為禽獸之行而莫之恥乎願  
與大人共死使天下後世有以稱父子  
徇國之義良雄聞其言哀其幼而志壯  
也泣下曰汝能如此誠吾子矣是歲九  
月良雄使良金從小野寺秀和大石信

殺吉良義英雖死將不瞑於地下謂城  
中士公等死於城我死於仇行止皆徇  
國公等勉之乃去赴東都及明年夏從  
吉田兼亮請良雄奉盟約卒以報仇死  
果如其言直清謂礖貝片岡二子觀良  
復仇自狂可謂壯矣其後良雄之故獨以  
出於復仇是二啓之也然始終與良  
雄等合謀不敢急於踐言先衆輕發志  
其必成其謀而巳若二子者可謂善  
矣其勇死時年二十五  
掘部金丸號弥兵衛秩三百石以東都

知郎致仕死時年七十六  
近松行重號勘六秩二百石親從隊騎  
死時年二十四  
富森正因號助右衛門秩三百石行人  
此留正因為人豪健有材力事母孝與  
使蕃又善俳歌好賦其攻吉良氏也見  
友信又善俳歌好賦其攻吉良氏也見  
問先延槍于有箋曰豈輸君乎亦題俳  
歌一首著槍其歌曰飛此音禿入音古無  
乎午尼音毛天不停麻羅無霰羅禮哉奈加

良雄使正因與兼亮報事仙石氏亦不  
辱命而還前事見其就因細川氏使者令  
吏衣哀女相服傍又皆在恠色正因曰  
此母所賜也願無易之聞者哀之其在  
囚中逢元且有歌曰今日音毛計不春音  
留羞音加波志都羞不容羅音加寢音卧音  
志哉音東都奈或有曰正急赤穗赤穗  
赤穗去東都赤穗赤穗赤穗赤穗赤穗  
轎日去東都赤穗赤穗赤穗赤穗赤穗  
皆驚以夜更夫以馳三日三夜至赤穗  
為不驚也死時年三十四



潮田高教 號又丞秩二百石掌封境圖

籍此云國 死時年三十五

早水滿亮 號藤左衛門秩二百石親從

豚騎死時年四十

赤垣重賢 號源藏秩二百石親從隊騎

死時年三十五

奧田重盛 號孫太夫秩二百石掌軍器

此謂武 死時年五十七

矢田助武 號五郎右衛門秩二百石親

從隊騎死時年二十五

大石信清 號瀨左衛門秩二百石親從

隊騎死時年二十七

片岡高房 號源五右衛門秩三百石近

侍主務 此云近 高房臨死語傍人曰某

寡君僕也馬前執兵以從寡君擢自行

間圃之士品賜祿命職與群臣齒今並

自殺者多為赤穗世臣子弟而孰謂馬

前之僕乃與此等人同辱 朝命以死

不亦榮乎顧無以報寡君知遇之恩耳  
乃流涕不已聞者為之泣下死時年三

十七

以上十七人賜死越中守肥後侯郎

大石良金號主稅良雄子母石東氏但馬

豐後人京無氏老臣自幼岐嶷如成人

年十四有赤穗之難與二弟從父至京

明年良雄遺妻及幼兒於豐岡託外舅

石東氏召良金於前語曰人主十五曰

清等東行至武州河崎驛去額上髮乃

頎然一文夫和俗近世皆剃去頂髮獨

露頂無冠巾幼年人少剃頂如月強別

東額上髮跨月強上屬之後髻待年十

五六以上後長大剃去前髮初為成人謂

之無如冠也十二月從良雄攻吉良氏力鬪

過人眾不知義英所在見室中有竇窺

其中闇然眾相視不敢入良金從後來

曰我身小宜於入竇直跳入其中眾亦

從之入行地道數步而出其勇敢如此

後木村貞行在松山侯邸以此事語侯  
家之人曰某等自始謀此事來自分死  
已久方臨事之間明無受身顧慮之心  
然今而思之何所遲疑而不敢入竇乃  
為良金所先以此知人不獨有勇怯勇  
亦有優劣不相及也死時年十六

堀部武庸號安兵衛金丸養子不知始  
何姓秩二百石親從隊騎初武庸仕滿  
口信州家有故辭去方流寓東都依一

朝臣家會武庸諸父某與某人有怨鬪  
於高田馬場之下高田馬場名武庸以身赴  
之卒擊殺某人扶諸父以去都人聞而  
壯之其後仕赤穗金丸愛其勇健養以  
為子死時年三十四  
中村正辰號勘助秩百石典書記此謂右筆  
死時年四十五  
萱谷政利號主丞秩百五十石親從隊  
騎死時年四十四

不破正種 號數右衛門木姓岡野氏父  
曰治大夫為不破某所養冒姓不破氏  
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正種嘗得羅於君  
去赤穗寓居東都下數年常自春戀舊  
主不已聞赤穗之死大恨曰自今以往  
吾復何待居常忽忽不樂至明年秋正  
種自東都至京見良雄曰某無狀得罪  
內匠公然尚望他日得以贖羅自効不  
謂內匠公一朝為義英所構害以沒每

一念至此未嘗不痛恨大息忽然忘生  
如聞諸君欲為先君報仇某雖不肖獨  
忍偷生苟免願使某補行伍之闕而從  
諸君之後庶得以死報主而謝過於地  
下是諸君之惠也良雄曰子之志有可  
哀者然子為先君所絕而先君亡矣吾  
無所秉命而縱子復群臣之位則是死  
君也吾不敢正種泣請不已良雄嘆曰  
子誠忠臣哉吾東行在近當以他日與

子俱至泉岳寺為子請命先君之靈然  
後可正種遂以是年九月歸東都無何  
良雄至與之約日詣泉岳寺正種朝服  
趨寺良雄亦朝服以至戒正種無進獨  
詣墓前如當時啟事狀乃言曰舊臣正  
種自得眾以來日夜戰懼從臣求哀臣  
察其情言出至誠不敢不白言訖却立  
久之呼正種曰來君赦汝宿過復汝祿  
位正種涕泣并謝乃退遂與眾赴吉良

氏今按岡清九則休筆記先是岡野治去  
國者有年聞赤穗之難眾議保守國城三  
人者介其胃自詣大石良雄請與眾死  
良者雄感其志不許破正種間此共三人  
連坐其罪同去國者破正種間此共三人  
間二子歸義而人不許自外來而死者方  
死城中聚亡命包藏禍心後許之不固破  
於二招子也然觀之於國能請於前不固  
無不後其歸心以死保守有而於信者耶  
請於不後其歸心以死保守有而於信者耶  
將三不後其歸心以死保守有而於信者耶  
謀有不可合也耶死時年三十四而於信者耶  
是未可知也死時年三十四而於信者耶  
千馬光忠號三郎兵衛秩百五十石親

從隊騎死時年五十一

木村貞行 號岡右衛門秩二百石親從

隊騎其攻吉良氏曹內面縫著詩而序  
之曰君子疾惡之心小人驕橫之行二  
者卒然相激於談笑之間必有相害而  
不相容者宜乎先君之逢鄙夫而隕其  
身也悲夫惜有事殿中之日不得自快  
於一擊之間而身獨嬰法網以亡使鄙  
夫全首領於朝以貽臣等無窮之恨臣

等以此憤惋鬱怒奮不顧身必刺鄙夫  
以報君仇而尚忍詢抑志以至踰年未  
發非敢後也時未至也嗚呼吾大父吉  
兵衛始仕於霜臺君之時受公子采女  
君之遇由是吾父總兵衛事前內匠君  
甚見昵近以至不肖某繼事先君有年  
雖不敢私不次之寵然因父祖之績荷  
世祿之厚以養妻子畜婢僕其沐君恩  
也亦已多矣今也從同志義士相與蹈

白刃決必死上有以報君主之恩下無  
以辱人臣之義豈非臣大幸歟冀賴先  
君之靈得義英父子首獻之影堂和俗  
無貴賤皆用浮屠既葬託牌位臣等所  
若影於寺冥諸佛堂之龕中詩  
祈在是而已不勝欣躍之至綴野一絕  
以述其志身寄浮雲滄海東久愆恩義  
世塵中看花對月無窮恨散作曉天草  
木風成直清按此詩序原文甚為踈淺不  
也師宿儒已然無一氣呵成勇猛之志自  
也然宿儒已然無一氣呵成勇猛之志自

溢言外由是知文以氣為主不可評已  
今并其詩增損改易令可讀如此

岡野包秀號金右衛門秩二百石無職

死時年二十四

附包秀父某亦號金右衛門與衆同盟

者也去赤穗後以疾死世俗多襲父號

世之後包秀父存時九十年意也

貝賀友信號彌左衛門吉田兼亮弟出

嗣貝賀氏秩二十五石管庫此行藏死

時年五十四

大高忠雄

號源五秩百石近侍祗候

此

近忠雄母寡居剃髮為尼曰貞立寔小  
野秀和之婦也赤穗之滅也忠雄留母  
於家適京至明年九月遂去京赴東都  
貽母書曰某兄弟所以違膝下千里而  
東者一在先君之仇以雪公家之耻一  
在明人臣之義不辱父祖之名此某宿  
昔心事所嘗為大人道也今復畧陳情

素如左當先君之時群臣身居重職被  
深恩者於今歷歷可數某兄弟位早分  
賤非有恩寵以顯於衆而大人老侍養  
於家使其苟全性命隱居而終菽水之  
歡亦非世所指名也然區區之心所不  
忍者嘗為得從之臣朝夕執事先君在  
右儼然其容藹然其言至今猶在夢寐  
不能忘也且夫棄封侯之富不顧杜稷  
之重而自快於孱弱之吉良君此必有



大不可忍者意先君討之於心熟矣孰  
謂倉卒之間舉事不克而身被刑戮首  
足異處雖命斃之極無可奈何然天下  
之可為痛恨大息者豈有以加於此哉  
想先君臨終之時當自抱無窮之恨寃  
結以絕紆鬱膈臆夫誰告訴某等每一  
念至此未嘗不叩心絕氣痛浹骨髓竊  
謂先君於是不為無過何者燕饗非檀  
兵之日公庭非爭鬪之地此二禁者先

君兩犯之豈以忿忿之故不暇自顧於  
此耶或朝廷罪之以法固當矣故其等  
謹以城邑上入於或官視去國如去傳  
舍所以謝先君之過服或朝廷之義不  
敢自比逆亂之徒雖然先君非病狂喪  
心之人實以有深怨積怒於吉良君寧  
與之俱亡而不悔嗚呼君仇如此而為  
之臣者坐而視之不以死報可謂國有  
人耶但以大學君幽囚於家廢舉未可

知日夜度幾朝廷少敗吉良氏以爲  
大學君之地然後命之爵位錫之士田  
使之有以繼先君之後則是先君身死  
而家存也苟使社稷不亡宗廟之祭不  
絕先君之靈亦將有所依賴而安矣如  
其等之徒退而自殺可也自逃山林以  
俟死可也是故隱忍不發以曠時月之  
間身處因辱而不辭蓋其心在於存社  
稷爲重也自大學君安置之命下然後

某等失望朝廷而其復仇之謀始決  
夫國之興廢有命存焉事之反覆未易  
測也使天悔禍我赤穗之國大學君之  
興不可知然某等竊見朝廷處置已  
定先君之祭絕於今日至此而猶曰有  
待焉云者此但爲偷生苟免之計耳衆  
或謂今當共詣闕乞爲先君立後不  
可然後歸死於仇家未晚也此議亦不  
爲無理然堂堂朝廷大號一出加於

天下不應更以寒士之言反之且有請  
而不得命因為復仇之舉是讐朝廷  
也恐其於事無所輕重適足以貽淺野  
氏之禍耳此某等所為先君復仇者豈  
有少望朝廷之心哉以盡忠所事也  
然朝廷追罪某等以大逆無道敗其  
父母妻子致之於法人臣之義亦所不  
辭自始謀事之日嘗有一策以獻大人  
他日有如綏急大人以平生之言自處

此武人未必信浮屠之言但平素不  
學無識溺於俗習自出此等之語耳  
不快哉願大人無以為慮但所悲者大  
人老遭困厄榮榮獨立遑遑安往奈何  
有子如此而使母為無告之人某等不  
孝之罪亦已大矣然士不幸而遇君親  
之難不必為君不必為親惟義所在故  
其急於為親也或有去官棄職竊負父  
母而逃之寧得罪於君而不悔其急於  
為君也或有滅親覆族以赴國家之急

者雖絕父母之命而不恤其所以然者  
何亦以所謂義者不可違故也此大人  
所素通知者豈煩某一二言之哉大人  
既剃髮為出世之身宜朝夕事佛務管  
來世之謀以消今日之哀遇良辰佳日  
步行詣寺亦於節宜其氣為宜時飲食  
謹疾病日夜自愛以終天年岡野氏姊  
忠雄姊適岡野氏及甥女阿專等  
者寔包秀之母也  
大人幸以義教之不令過哀某乳母

不至先事自裁萬萬所望在是爾嗚呼  
言及此使人為之惕息精爽飛越然使  
大人悲哀憂沉如世婦女某兄弟亦方  
寸迷亂喪失其所以為心賴大人之賢  
明嘗勉某兄弟以義其言曰汝等上無  
負爾君下無辱爾先吾復何悲某兄弟  
夫復何心能不欣躍生則勇氣有倍死  
則寬鬼以安此皆大人之賜也豈非不  
幸中之大幸歟在此屢與秀富言而樂

之野秀富忠雄母弟小自古兵之勝敗在  
勇怯而不在眾寡某等與仇家相遇其  
以寡破衆也必矣况某年三十一秀富  
年二十七包秀年二十三包秀姓岡野  
是三人者皆以鼎盛之年加之兼人之  
勇先登力戰無不摧陷誰敢當我鋒者  
其視仇人儿上肉也將取此老貴人之  
首為閻王之贈以耀金簿之觀金簿言  
下有黃金思簿錄泉容也此等鄙倍之  
語武人好道之不文事佛管未世亦放

亦煩大人相勉無以某故自損嗚呼言  
有盡而情無盡今當永訣臨紙涕泣不  
知所云此書原獨以國語為之今取公  
之筆力以發之爾命其所謂人臣之急於  
為君也絕父母之命不恤云者不知所  
措為敵等事若謂人臣為君守禦其父  
母為敵等事若謂人臣為君守禦其父  
不為是趙苞而世廢蓋以猶為君守禦  
親雖國事之非亦莫奪也但受君性之  
寄安危所係宜其權輕宜而審處言不  
可意叙途藥論耳今詳不忠得已加害  
語母若謂本人臣奉君朝不害天倫之  
父松田左馬助之義朝及不害天倫之  
之甚者忠雄豈以為事人臣害天倫之

邸以上十人下除渡此人賜死隱岐守松山侯

死時年三十無論可也 姑而能忘義氣往已士見唯然 置其全亦者槩往至太之知耶 而所大足不尚皆於夫鄙宗蓋 無見節以可名是伏立陋武良 論之而見違節今節人麤田雄 可鄙名平一故赤死之俗之忠 也陋稱生曰其德義本如術雄 麤於所唯臨以則朝此習之 俗天有此終蕞視徒亦孫徒 則下矣不言爾以知可吳皆 也鳴易志之為懷帽之武 豈呼生一國度居也兵人 徒宜者曰其外貧然故無 然哉不所俗之橫近其學 哉其可謂有事而世所術

岡崑常樹號八十右衛門原元辰弟出

嗣岡崑氏領會計此頭云勘死時年三十

八

吉田兼負號澤右衛門兼亮子無職死

時年二十九

武林隆重號唯七近侍祗候隆重之先

朝鮮人也不知何姓其所居之里曰武

林文祿中豐臣氏有事於朝鮮隆重死

世為我師所獲其子孫遂為日東人始

以先世所出之地為氏云赤穗義衆攻  
吉良氏乎又義英此人也其囚於毛利  
氏有詩曰三十年來一夢中捨生取義  
幾人同家鄉卧病雙親在膝下奉歡恨  
不終原詩第之第四句不成文方自殺  
時其相者曰柳莊丸衛門毛利一擊不  
殊凡隕首以擊為不勝其任隆室僵前  
顏色日若乃起坐顧謂莊丸衛門曰君  
徐之莊丸衛門曰諾聲未盡首已隕見

者感隆重臨死閑暇又稱莊丸衛門雖  
夫於前能詳於後相傳以為美談死時  
年三十二

倉橋武幸 號傳助近侍祗候死時年三

十四

村松秀直 號喜兵衛守廳此云廣赤穗  
既亡之後剃髮隱於醫自稱曰隆圓以  
妻子來居東都下衆方攻吉良氏秀直  
慷慨赴之乃作歌曰命爾音以乃知不

易二音加壹此遠壹音忘奈波須禮通  
計音爾隱天毛後禮此音遠箇此音倭禮通  
禮死時年六十二同神嶠則箇筆記中乃加  
載無異但稱秀直曰入道亦隆圓和俗既  
死用淳屠法剃髮受法諱亦隆圓和俗既  
髡命名者稱之曰秀直其諱亦隆圓和俗既  
者多以醫自此以爲常今秀直剃髮近世業醫  
晦者也

杉野治房 號十平次近侍祗候死時年  
二十八 號新左衛門無職死時年二  
勝田武堯

十四

前原宗房 號爲助掌金銀出納奉此云金  
初良雄在京師使宗房及神崎則休先  
詣東都謀仇家明年良雄等相率而東  
以二人爲主人及其擊仇前一月則休  
令宗房畧記國難本末以貽故鄉族人  
至其分注逋逃臣姓名行事者則休自  
爲之其志將明節義正汚名以愧後世  
爲人臣矢節者亦豫讓之心也而木村



貞行又跋其卷後以述二子之志名曰赤城同盟傳畧世或傳焉死時四十

間光風號新六光延次子死時年二十

四以據則休所記光風亦與不破正種同

義不知世所稱良雄為告難來從父兄歸

小野寺秀富號幸右衛門秀和養子本

姓大高氏與其兄忠雄皆秀和嫡子也

秀和無子以秀富為後無職死時年二

十八

以上十人賜死甲斐守長府候郎

間光興號十二郎光廷長子無職死時

年二十六

奧田行高號貞右衛門堂盛子無職死

時年二十六

天頭教兼號右衛門七無職教兼方成

童以父蔭舉為內豎後一年國難作良

雄方與眾盟教兼同父長助赴之良雄

哀其幼父子就死謂教兼曰卿年弱仕

亦日淺不與盟可也教兼曰家君徇難  
僕縱不仕義不可獨免况其仕國已一  
年委質為臣無以異於諸君也公豈少  
僕謂不足與盟耶請先諸君死乃引刀  
自殺衆遽止之良雄泣下與之盟死時

年十八

附 散兼父某號長助亦與衆同盟者也

去赤穗後以疾死

村松高直 號三太夫秀直子無職死時

年二十七

間瀨正辰 號孫九郎正明子無職死時

年二十三

第野常成 號和助監察死時年三十七

附 第野某號三平橋本某號平左衛門

亦皆與衆同盟者也二人獨悲倭仇事

難成欲急以死徇國其去赤穗之明年

正月十四日三平先衆自殺平左衛門

亦尋自殺 直清按三平與常成同姓豈  
其族人耶常成去美作來赤

橫川宗利德亦疑三平以為主也今并平左衛門附祿干此號勘平先驅士此行云宗利為人忱慨常好勇尚氣第其赴吉良氏前一月與故人書有曰平日自許以天下之健者唯某等為然今也忽念死與公等別意氣戀戀不覺涕下顧平生自視為何如人乃做兒女子之態然臨別而悲人之常情以拔山蓋世之雄猶不能無帳中之泣豈可以此議天下之勇士

哉若夫被墜執銳所當無敵雖漢樊噲筑紫八郎八郎君源為朝謂吾未必遽出其下况吉良上杉之兵半願為公等能壯天下之耳目不至辱四方之遠聽又列叙忘義負盟者姓名乃嘆曰嗚呼狗鼠之輩何足道哉但恐吾徒既死之後此輩更相墟荒以鹿為馬自掩已負國苟免之罪而乃公然誣某等以為匹夫匹婦之為諒此吾所恨也故且錄干此使

公等知之又曰方今四國無鋒鏑之恐  
上下相安君臣相樂而我內匠君獨以  
一朝之故棄損百年之歡身僵兵刃禍  
及杜稷使人至死猶不能忘情於此悲  
夫其等事主於太平之日方欲以奉觴  
獻壽而忽與禍會相從泉下雖不能無  
區區遺悵然有生必死縱其等以壽終  
於牖下亦不遑享三四十一年悞飽之樂  
孰與施勇烈之譽於天下明忠義之道

於後世身死名存庶幾古人而無愧某  
之愚竊謂猶瓦石之賤易金玉之貴也  
尚何遺悵之有故人幸有以察其等之

意此書原文亦以國語為之京師人成  
從友宗利親書者甚珍異焉直清嚮者  
午澤尚新與世所傳者大同小異蓋當  
日並裁二通以與兩死時年三十七  
家而其文有小詳畧耳  
神崎則休號與五郎監察初則休與第

野常成事伯耆守森長義長義封於美  
州內屬察  
室津山侯後為先驅士有故去國同至  
有罪國除

赤穗赤穗侯聞之嘉其有志介不辱去  
孰召見二人任用之居無何有國難二  
人死之衆謂二人為知己死不愧古人  
之義直清謂此一事亦可見赤穗後好  
士又尚節義其得衆死力亦宜矣  
死時年三十八

三村包常號次郎左衛門雜事掌務此

小役死時年三十七

附人寺坂信行號吉右衛門以侯家步卒

步卒此屬吉田兼亮部下或曰信行以

原元辰部下大石良雄嘗使信行授子  
良金射直清以信行筆記考之信行實  
烏屬吉田兼亮部下者其屬原十四年  
元辰者矢野伊助也非信行也  
赤穗之難信行聞衆議復仇謂兼亮曰  
某早賤敢與謀焉顧受明公恩厚義不  
忍獨負之去願死生共之兼亮感其誠  
意請大石良雄使信行與盟焉十五年  
二月從兼亮適東都關崎嶮與之周  
旋一年未嘗相離十二月從衆攻殺義  
英及從至泉岳寺既而良雄使信行奉

使藝州前事見信行即道上茶肆更爲旅  
裝乃行至藝州大學頭長廣留之不遣  
至明年四月乃脫還會赤穗義衆以二  
月賜死信行詣伯耆守仙石久尚自陳  
與衆同罪願與歸死朝廷以事既往  
不問信行竟滅迹不見於世云信行自  
藝州還爲羽田其拓程某以國語錄十  
五年正月以後所後歷爲一卷其於吉  
田兼亮事最致意焉而旁及餘人亦畧

錄之終無一語以及已事但其末有曰  
吉良氏之役某亦執兵趨走於其間有  
故中道別衆而西不能與之共死至今  
思之以爲終身之恨爾實十六年五月  
事也直清按則休所記同盟姓伯耆守  
仙石行直清按則休所記同盟姓伯耆守  
數人之故尚云同仇四七人亦并信  
相當而屬細川朝氏使置四家亦并信  
人行藝州不在此歸命仙石氏者中會一  
人當特藝州不在此歸命仙石氏者中會一  
事非自逃去也他日必至九人而巳今  
分配以故屬水野氏者權九人而巳今

以見原數如此也

以上九人賜死監物岡崎侯邸是日令猪

子丸太夫通上杉氏丹波守荒川某義吉良

所伯耆守仙石久尚宣命曰義周見父

見殺不能殊死赴救為子無狀以義周

屬安藝守諏訪忠虎置諸其封色信州

高崑城下忠虎遣家臣以義周歸居數

日送之信州吉良氏至是家絕六日有

命流大石良雄等子十九人若仕他幼弱

仇不與報干伊豆海中是曰閤老但馬守

秋元喬朝國城在甲傳命市井長越前

守保田某達至司市局武行云町吉田兼

亮子曰傳內兼負弟十五間瀨正明子曰

定八瀨年正辰弟皆仕中務大輔本多氏

家本多氏播磨名政武國中村正辰子曰忠

三郎關年仕大和守松平氏家松平氏名

在陸奧村松秀直子曰政若衛門十年三

白川

白川

白川

白川

白川

白川

白川

白川

白川

白川

白川

郎二年岡嶋常樹子曰藤松十年曰五郎助  
年矢田助武子曰作十郎二年九或曰前  
以作十郎之託東都士人武家甚聽主武  
夫婦愛之怨父子及助武人賜死主恐人  
十郎哀慕其父戒家無以事告作至  
郎畧已聞之疑人信相會司市遣更結  
其家令出告之主曰夫相會親召汝試  
儀更衣而告之曰人相會親召汝試  
平生今乃使曰自應對父母輕自無禮  
久矣今我願身如我何意欺我命下免  
令人公殺我耶公願身如我何意欺我  
人為夫婦聞之相對流涕此乃相謂曰  
半透養此子令相對流涕此乃相謂曰  
吏謂作十郎與令汝雖幼亦厭佩力如法

高直仕長門守小笠原氏家小笠原氏  
弟長此云其餘幼弱者大石良雄子曰  
宮從番頭其曰太郎三郎年二皆片岡  
吉千代二年十日太六之助九年原元  
高房子曰新六年十曰六之助九年原元  
辰子曰十二郎五年富森正因子曰長大  
郎二年不破正種子曰政右衛門年辰子  
曰勘次郎四年弟忠木村貞行子曰總十郎  
九年曰次郎四年弟忠木村貞行子曰總十郎  
成子曰猪之助四年奧田行高子曰清十郎



作十郎默思久之請吏司苟無害於法  
願使僕特力然後升進眾感其舉勤  
下階呼僕授力司市宜命已乃遣還  
安詳不類幼年人司市宜命已乃遣還  
之自是作十郎知父果死日夜悲泣不  
已云其主人親族養視無主人親族者  
皆屬其主人親族養視無主人親族者  
今比鄰合力收養待年十五乃放流之  
如命或曰中人一母抱育寓本勝官  
兒而後已亦自殺以死未詳其母先刺殺  
兒耳或以為原十弟未詳其母先刺殺  
四月二十八日遣吏監送吉田傳內等  
四人至伊豆放之海嶺乃還

附節母義僕事

赤穗之難近松行重奉其母以來東都  
真諸族人之家而已飮舍其側晨夕省  
視及其攻吉良氏前一日來告母曰某  
等受國恩之深大人所知也義當死於  
赤穗而尚不敢死者欲且延生以謀殺  
仇而報先君之怨耳今仇家適有可乘  
之機眾議以時不可失欲以明夜決死  
一舉以果其志身死固亦足惜也顧念

供養無主以貽母憂憂悻逼中心神悵  
然然使某偷生苟免上負國恩辱父母  
之名其於忠孝之道兩失之矣願大人  
緩哀自愛母吾老矣且暮且死幸聞我  
子死節能與古人齊名在我深以爲喜  
亦何慙但恨子不早告我使吾不知相  
見無何而以平生待子自今視之不能  
無悔也行重曰嚮使大人聞之恐哀憐  
不肖以損朝夕之歡故不敢告母曰子

之言亦然乃起入房久之不出行重往  
視之母已自歿以死傍有遺書告其子  
曰吾恐子以老婦故有所分慮義不振  
故先子死以壹子報國之志子其勉之  
母敢後衆行重觀書大慟哭乃謂主人  
曰吾窮阨無以績養適與母語及此母  
聞之有戚色然吾不圖其有異慮如此  
豈自悲其以餘生煩我乃自殺耶今悔  
之無及吾將趨告親友請爲助喪待至

明日收葬之子為我護尸可也遂留書  
託治葬事并封金若干置之尸傍乃去  
直清謂此與王陵母事相類然陵母以  
死以勉其子立身以從以創業之主孰若此  
主也由是觀之其過陵母也遠矣  
片岡高房有僕曰元助自幼養於高房  
家執事甚謹高房云赤穗放遣婢僕元  
助獨留不去從高房來東都朝夕執薪  
水之勞出入奉事不遺餘力視之昔日  
有加焉會擊仇之日迫乃召元助謂曰

汝從我困阨之間久矣吾求任東都二  
年鬻桂炊玉囊金且竭顧當今諸候不  
聘士列國不請容仕路蔽塞無人薦達  
欲且游歷四方傳食親屬故人家以終  
年今遣汝去亦為治生之謀可也所恨  
者無以報汝舊日之勞耳元助曰主何  
出言如此某為主家所生育主之不幸  
其之不幸也何忍棄主而去為他家之  
僕乎主所住僕亦從織席捆屨盡力自

効高房曰汝志吾固信之然吾今餽口  
四方身且不容不可并汝仰食他人汝  
忍從吾言亦所以愛主也元助曰奴隸  
衣食易足請自食其力決不以身為主  
累主在彼惡與某同居當就其側異居  
但不離於主爲幸三四強之不聽觀其  
調色萬無去意高不知所出乃陽怒曰  
吾以汝久事我不欲遽失故意故詐爲  
好語遣汝汝猶不寤不得不以實告自

去年去赤穗汝事我不如平生吾亦自  
忌貧窶處心不直視汝所爲無一可吾  
意者故深厭汝而逐之汝速去元助聞  
之泣曰某事主十餘人未嘗一日聞主  
愆言而今如此是命盡之時也乃趨而  
出高房從其後而往視之元助欲自殺  
操刃自當其腹高房走而止之奪其刃  
比曰奴不忠也何欲自生紛擾元助曰  
願聽某死亦主之惠也某旣爲主所棄

尚欲爲誰生哉高房令隣人守之自往  
招同盟士數輩來具語之故皆嘆曰彼  
志可哀盍告以擊仇事令彼釋然彼豈  
淺人言以負信者耶高房召元助與數  
輩同告之且曰此事當秘不欲顯言故  
託辭他事以遣汝亦有不得已者汝不  
怨元助曰辱以密事告下賤非愛其深  
能如是乎嗚呼君恩之大尊卑同之某  
不負主猶主不負公家願從主生死共

之高房曰太石君戒衆皆單身赴會不  
許以奴僕自隨吾如違衆是吾以汝故  
負信得罪也元助悔然曰謹聽命矣某  
所以請從者盡忠於主也潔已之名而  
爲主招識亦焉用之顧事主無日一刻  
千金必待至期送主之行而後去及期  
元助待高房出乃篋攜之行至吉良  
氏門外以候主父之衆殺義英呼譟而  
出元助見高房曰果得仇人否高房曰

赤穗義人錄

終

汝在此仇人已投首矣元助曰幸甚諸君良苦得無渴以橘與衆食之高房趨之去元助見高房赴泉岳寺乃涕泣別去不知所往高房在細川氏邸語及元助事泣下肥後侯聞之令人物色求之遂不遇

元祿辛巳之春赤穗侯長矩有罪賜死國除是年吾師牧野先生歸老江州遠寄書牘云風聞頃官使臨于赤穗城下城中諸士束乎受命莫敢一辭以爲請加之縱偷國儲之金倉皇四走寔爲人面獸心噫赤穗可謂無人也自後徃復議論每及此事深嘆士風之頹弊矣蓋先生之爲人也雖不可以一德名焉然其義氣壯厲愛君憂國實出其天

性不可掩也故聞失節忍誥之徒憤嘆  
見於顏色明年春正月先生忽奄革  
篲歲臘月赤穗士四十七負復讐伸志  
天下始識諸士之忠烈振無比焉哀  
哉吾先師之不及聞此事而先沒也  
余嘗憶此以爲終身之恨焉 鳩巢室  
老先生蓋先師之畏友也今壯諸士之  
志自撰義人之錄一帙與余觀之余一  
閱之慨然起謂千載英氣在此一卷乎

載遺憾亦在此一卷每讀不覺淚之交  
頤秉文格之高序事之密氣馥光采不  
屑班馬使夫四十七士忠肝義膽見於  
毫楮之間凜凜乎猶有生氣嗚呼吾  
先師之不見此文章赫奕奄歸泉下哀  
哉余竊願自携此一帙就先生幕下  
一讀致祭以盡吾餘哀矣顧不必清酌  
庶羞之奠先生之靈髻髻來鄉今羈  
官途不果此志乃徒流涕大息以掩卷

而已  
元祿甲申之春金澤後學後新齋主人  
青禮幹貞叔甫手記于東都寓處



